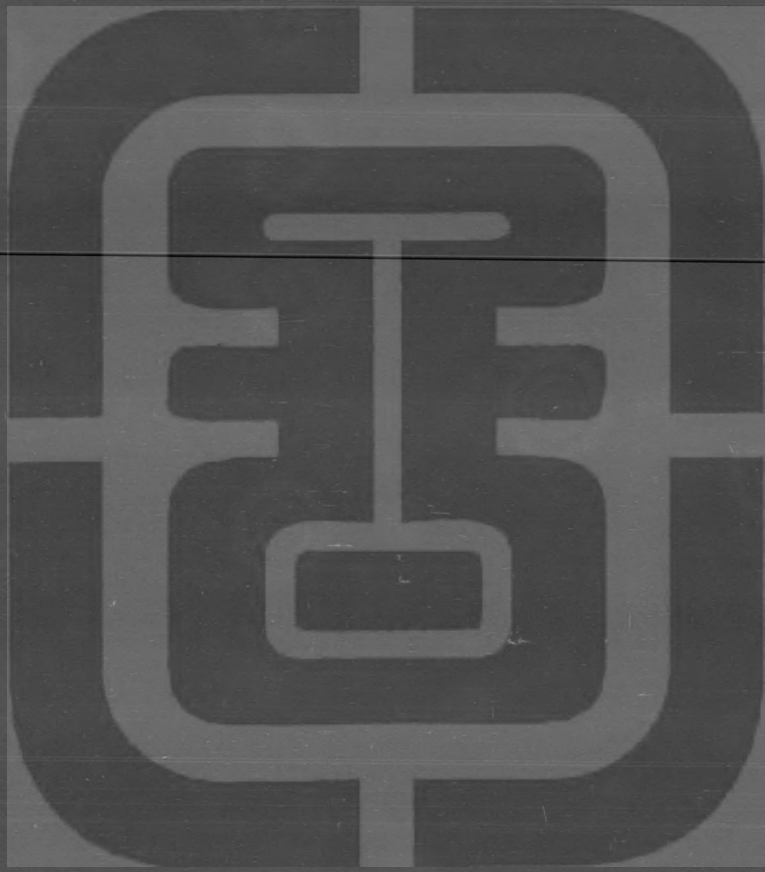


藝
苑
集





藝文

大臣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

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

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在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為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

瘦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為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為袁為崔敗則為何竇為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大臣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迫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波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

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

粗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逼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

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
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
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
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
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能相下則是將
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
其說曰將相和諧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
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秦二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
禁姦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
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
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
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
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
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
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
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

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
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
一二於千萬以冒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
而不悔於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
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
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
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
主如始皇漢武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
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

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
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
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
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死死
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
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
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
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
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孰視始皇環柱而

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

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

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漢高帝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為之說則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劫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喜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

為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怫然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為利如此而為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既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蓋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太息以為高帝最易爭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蓋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

以為君今雖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為高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輕為野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為天子惠帝為臣絳灌之徒圍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為王之利也如意之為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者

不平之氣而又厚封焉其為計不已踈乎或曰呂后彊悍高帝恐其為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以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為趙王計使周昌

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為一彊項之周昌足以
抗呂氏而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
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
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伊尹論

辯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
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
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
不足辯者矣今夫匹夫匹婦亦知潔廉忠信之

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
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
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
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
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
之而不能辯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
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辯者愈遠夫讓天下與
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
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

倉豆羨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人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

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心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被其視天下眇然不

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
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
為希闕之行則天下群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
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范文子

蘇子曰料敵勢遠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率之
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
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
敗楚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未及一年

三卻誅厲公弑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
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
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
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
劍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
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
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
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
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亡之則必先之以美

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

畧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三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足以為國之彊弱而國之彊弱足以為治亂之兆蓋有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伯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虢公敗我于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

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
逃其死哉彼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
文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
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於趙宣子遠矣

樂毅論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
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
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
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

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
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
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
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
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
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
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
者獨以為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籍之解而
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

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
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
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為燕
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
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
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
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
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
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

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衆數
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
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
人苦涿王之彊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
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鬪
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
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為之謀也
當戰國時兵彊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
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

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為天下笑也

孫武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為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為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雜然

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為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汨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為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

故惟天下之至廉為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為能
勇惟天下之至信為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
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
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
敗而後見成則其心閑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
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
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
貪而自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
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

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
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即以此
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陰以御陽
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
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
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
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
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
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

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彊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孫武二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為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為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彊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彊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為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為君之讎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

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洛博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畧平矣而其餘孽之猶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效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

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為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濞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濞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為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

皇雖已愴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民要輕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讎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為我也是以樂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范增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淑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之叛之也以殺義帝且義

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
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
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
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
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
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
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
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
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

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中道而弑之
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
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
矣方羽之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
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
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
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
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

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留侯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一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留侯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甚有隱君子者出而誌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

義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繫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

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
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
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
莊王代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
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
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勑且夫有報人
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
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
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

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
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
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
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
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
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
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
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
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竒偉而其狀貌

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
子房歟

賈誼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佐之
才而不能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
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
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
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
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

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有所為耶仲尼
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
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子夏
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
子去齊王宿而後出書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
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
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也而
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
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

無憾矣若曹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
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文帝灌嬰
連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
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
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
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
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
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
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

痛哭哉觀其過湘而為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
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
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
其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
此烏乎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
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
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
之謀彼其匹夫畧有天下之半其以此也愚深

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
臣則知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
能復振而為賈生亦謹其所發哉

晁錯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
有不測之憂坐視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
不可救起而強之則天下徂於治平之安而不
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
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暮月之間而

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
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事
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
禍必集於我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
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之
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
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
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
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

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恠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怒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素益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

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素益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益可得而聞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霍光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歷博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效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以大過於群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

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捍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辯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曰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託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猶介廉潔不為不義

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
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荀息
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
所為取也書曰如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
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
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
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
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
而樂天下之彥聖不忌不克若自己出哉才者

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
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而居於廊廟
之上以捍衛幼冲之君而以其區區之才與天
下爭能則姦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
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生殺之柄威蓋人主而
貴震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天下
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子思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文是以未嘗立論

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為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為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為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為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為文汲汲乎唯恐其汨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於荀卿揚雄皆務為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紛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

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柰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楊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楊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為論不求其

精而務以為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
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
未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
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
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而言其道而不知其所
以為言之名舉天下之人而必之以性善之論
昭昭乎自以為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
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為異論者皆孟子
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

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
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中庸及其至也雖聖
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
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
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
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
足以為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為義而
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為性善之
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

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為論也

荀卿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

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能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

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

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

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苟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抑僥倖

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

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為可予而予之我以為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歛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名器而囂囂者以為不可是烏足卹哉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而

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涖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涖官之所得而為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其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辯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上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然則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是取之

亦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定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彊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為輩莫敢不盡與臣切以為今之患正

在於任人大過是以為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
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
以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
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
雜治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
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
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
及數而止使其爭奪亦雜出于賢不肖之間而
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

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于時而嚮之所謂用人
之大弊者亦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
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為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
啓之也臣以為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
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
進士者群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
也是召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士而習知其
為人至於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矣唐之得人
於斯為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十

百人使一二人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恕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未知其果不可以為姦也

決壅蔽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

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為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孰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為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為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

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為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為姦人也法今明其而用之至密舉

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為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惜法以為解故小人以法為姦今夫天下所為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相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辨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為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

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為霸王兵彊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為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為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事分于

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于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枿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辯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則終日為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

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玉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宴朝而稱舜之無為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專任使

夫史之與民猶工人之與器易器而操之其始

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才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為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功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為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為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

所待而臣以為當今之弊有其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行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珠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紝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為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為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為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由此

也今夫為京兆者戴星而出見燭而入案牘繁筮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庭持詞而求訴者肩相摩乎其門僮焉不知其為誰一詳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悛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羸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為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之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

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
不過粗舉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
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
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為今省府之重其擇人宜
精其任人宜久此今之弊皆不精久之故何則
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
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
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于天下而欲為
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

迂以為是無能為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翁
翁然見稱于人者又以為不待其成而去之
則是為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其人也夫以省
府之繁終歲不得其人則其政必廢矣而之
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夫求去者
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
子孫之吏此其相相如客主之勢宜其
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為卑矣苟有能者而

老于此不為不用矣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有以賜予勸獎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槩久而不遷至于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無責難

無責難者將有... 聖人之立法與

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則其所求於人者衆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為衆人之所不能者固無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於犯法天下如此而猶有犯焉者夫然後可以深懲而決去之由此而言則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不能者不深責也是以其法不行而其事不立夫事不可以兩立也聖人知其然是故有所取必有所捨有所禁必有所

寬寬之則其禁必止捨之則其取必得今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豈不勉彊為善以求舉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

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而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為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為牧人歟夫為之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即以

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為失察其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賊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劫良民以苟求免耳為法之弊至於如此

亦可變已乎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今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知之何終不能逆知終身之庶者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罷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吏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焉難之

無沮善

昔先王之為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

之心力行不倦而無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為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為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下皆得踴躍自奮拔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其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為既已絕之彼將

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為善無所愛惜而不為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為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為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當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為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

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彊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息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為術歟後之為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為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

而大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人而未必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為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賴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而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為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

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群之才終亦不
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大夫出身而仕者將以求
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
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
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
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
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
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
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厚貨財 省費用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
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
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
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
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
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
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
為功仰人以授已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

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日一稍稍益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

以財之不足為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喘喘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

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間苟且之法不知有急

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利鹽鐵有推酒有課茶有筭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為費用不可復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

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夫

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為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為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為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吏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為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為之廐長廐

長立而馬益癯今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為不多矣臣以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白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上范司諫書

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

如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唯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立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

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
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
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
事者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
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
之法行於一時君子之譏著於簡冊而昭明垂
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
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
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大夫相與語

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
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
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
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
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
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
韓退之作諫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
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
意而妄譏某獨以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

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纜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邪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

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

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

待漏院記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萬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臯夔至于房魏可數也是亦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耳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

大夫猶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得不有思乎其或非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荒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在朝我將黜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讓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

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
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
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
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
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
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君
有憂色構巧辭以說之群吏弄法君聞然言進
諂言以媚之私心惛惛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
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
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
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
相可不慎哉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
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
禹偁為文請誌院壁用示于執政者

大明日曆序

洪武七年夏五月朔日新修 大明日曆成粵
從 皇上興臨濠踐 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
十又二月凡戒飾之諄復征伐之次第禮樂之

沿革刑政之設施群臣之功過四夷之朝貢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藏諸金匱副在祕書甲寅以後則歲再修而續藏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合三光五嶽之氣者蓋可數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夷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 皇上為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繹騷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纛之念繼憫生民塗炭始取土地群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

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筭而已其獨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 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此皆古所深患今絕無之其家法之嚴

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於朝有事征伐則
詔大帥佩將印領之暨旋則上章綬歸士卒單
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嗚呼帝力難名度
越前王不可以一二識也今日曆所書籌畧之
運功業之著規摹之宏遠其本蓋原於此矣然
而史事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
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
其事而失書之者尤非也况英明之主不世
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聖德之

高深臣同暨濂幸獲日侍燕閑十有餘年知
之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
而無愧茲因日曆成書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
它日修實錄者有所採掇庶幾傳信於千萬世
也

皇明寶訓序

皇帝繼天出治御大歷服七緯順度九圍救寧
爰自龍飛之初以迄今茲金匱之藏歲益月
增乃徇詞臣之請纂修日曆以成昭代之大

典粵洪武癸丑之秋帝御東黃閣召臣詹同等俾選海內文學之士開局西華門內相與編摩成書而命臣同臣濂為之總裁臣等既蒞事發所藏閱之仰窺神機睿斷遠猷辰告足以明徵定保嘉惠邦家者克勿乎其間臣等相與言曰日曆之成藏諸天府人有欲見而不可得者蓋如太宗貞觀政要之書編集以傳詢謀既同於是輯成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釐為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皆從記注之真不敢以

已意輕為損益云臣等竊聞之自古開基創業之君其設心也弘其慮事也周一言一動皆可為天下後世法治忽所繫甚為不輕所以大舜有勅天之誠武王有衣鑑之銘垂示于後炳若丹青歷代寶之用為大訓蓋慎之至也肆惟皇上恭膺天命經營四方康濟兆民惟曰不足故凡戒飾臣工訓誓將士出經入史疊疊弗勅必欲使其心領神會而後已嗚呼日月之無私也容光必照焉雨露之無私也百物皆潤焉

皇上法天而行履壽無際恒恐一夫不被其澤
故精神之所會訐謨之所定誠與虞夏商周之
文相為表裏非太宗所能企及此無他 聖學
緝熙內外一本於誠而太宗則飾之以詐術故
也貞觀政要尚傳之於今則夫 寶訓一書垂
法於千萬世蓋無疑者非惟 繼體守文之主
所當朝夕誦誅以知創業之艱難而三事暨大
夫誠能佩而行之亦可以盡安上治民之責矣
洪武聖政記序

自古帝王創業垂統方有事乎征伐而於彌綸
天下之具勢或未遑及其大統既集亦不過振
厥宏綱而萬目未盡舉焉如漢之高帝得國最
正雖曰筭無遺策而施之政令猶乏精詳故史
臣替之亦但云規模宏遠而已夫以高帝之雄
傑尚如此餘可知矣洪惟 皇上以布衣受天
命與高帝同雖當開拓土疆之際停戈講藝息
馬論道夜以繼日無一時之寧迨正 天位朝
萬國孳孳圖治恒若不足於是綱舉于上目備

於下誠有非高帝所可及是故郊廟以及百神
之祭禮文咸秩則祀事嚴矣 御極之日即立
儲位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衆建諸王列封功
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達于郡府率
皆設衛權出於朝而將不得私軍政肅矣中外
官有定制一革冗濫之弊幸位絕矣冠服有別
禮制咸肅民志自定無僭侈矣他如申禁令覈
實效育人才優前代去海嶽之封嚴宮壺之法
勵忠節之訓刻積歲之弊不一而足或前王所

未得或行之未至者皆煥然有條可以垂法後
世此其故何哉蓋自近代以來習俗圯壞殆將
百年而 天生大有爲之君一新舊染之俗與
民更始是故睿思所斷動契典則度越千古此
正所謂錫勇智而正萬邦也臣備位詞林親見
盛德大業日新月著於是與僚屬謀取其有關
政要者編集成書名曰 洪武聖政記然而天
之高明也萬物莫不覆焉地之博厚也萬物無
不載焉聖人之作也萬物咸興欣覩焉故凡金

科之頒玉條之列著之簡書琬琰傳之 聖子
神孫者將與天地相為無窮書曰惟天聰明惟
聖時憲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矣其
所以致四海雍熙之治比隆於唐虞三代者豈
不在茲乎臣不佞請

六經論

六經皆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
無不該六經所以筆吾心之理者也是故說天
莫辨乎易由吾心即太極也說事莫辨乎書由

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情
也說理莫辨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
辨乎禮由吾心有天序也導民莫過乎樂由吾
心備人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二理因心有是
理故經有是言心譬則形而經譬則影也無是
形則無是影無是心則無是經其道不亦較然
矣乎然而聖人一心皆理也眾人理雖本具而
欲則害之蓋有不得全其正者故聖人復因其
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之其人之溫柔敦厚則

有得於詩之教焉。䟽通知遠則有得於書之教焉。廣博易良則有得於樂之教焉。潔靜精微則有得於易之教焉。恭儉莊敬則有得於禮之教焉。屬辭比事則有得於春秋之教焉。然雖有是六者之不同無非教之以復其本心之正也。嗚呼！聖人之道唯在乎治心心一正則衆事無不正猶將百萬之卒在於一帥帥正則靡不從令不正則奔潰角逐無所不至矣。尚何望其能却敵哉！大哉心乎！正則治邪則亂不可不慎也。素

漢以來心學未傳往往馳驚於外不知六經實本於吾之一心所以高者涉於虛遠而不返卑者安於淺陋而不辭上下相習如出一轍可勝嘆哉！然此亦皆吾儒之過也。京房溺於名數世豈復有易孔鄭專於訓詁世豈復有書詩董仲舒流於災異世豈復有春秋樂固亡矣。至於小戴氏之所記亦多未醇世又豈復有金禮哉。經既不明心則不正心既不正則鄉閭安得有善俗國家安得有善治乎。惟善學者脫畧傳註

獨抱遺經而體驗之一言一辭皆使與心相涵
始焉則憂乎其難入中焉則浸漬而漸有所得
終焉則經與心一不知心之為經經之為心也
何也六經者所以筆吾心中所具之理故也周
孔之所以聖顏曾之所以賢初豈能加毫末於
心哉不過能盡之而已今之人不可謂不學經
也而卒不及古人者無他以心與經如冰炭之
不相入也察其所圖不過割裂文義以資進取
固不知經之為何物也經而至此可不謂之

厄美乎雖然經有顯晦心無古今天下豈無慕
傑之士以心感心於千載之上者哉

七儒解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與
入道也有游俠之儒有文史之儒有曠達之儒
有智數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儒有道德
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
可入道也威以制之術以凌之才以駕之強以
勝之和以誘之信以結之夫是之謂游俠之儒

上自堯軒下迄近代載籍之繁浩如烟海莫不
擷其玄精嗜其芳腴搜其闕逸畧其粗滓約其
枝蔓引觚吐辭頃刻萬言而不之止夫是之謂
文史之儒三才以之混也萬物以之齊也名理
以之假也塗輒以之寓也雖有智者莫測其所
存夫是之謂瞻達之儒沈鷲寡言逆料事機翼
然凝然規然幽然漆漆然逮逮然察察然微微
然千變萬化不可窺度夫是之謂智數之儒
世之四代異黨同以言求句以句求意以意求

意無高而弗窮無遠而弗即無微而弗探無滯
而弗宣無幽而弗燭夫是之謂章句之儒謀事
則鄉方畧馭帥則審勞佚使民則謹畜積治國
則嚴政令服衆則信刑賞務使澤布當時烈垂
後世夫是之謂事功之儒備陰陽之和而不知
其純焉涵鬼神之祕而不知其深焉達萬物之
理而不知其遠焉言足以為世法行足以為世
表而人莫得而名焉夫是之謂道德之儒儒者
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

游俠之儒田仲王孟是也弗要于理惟氣之使
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浮
文勝質纖巧斷朴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
周列禦寇是也肆情縱誕滅絕人紀不可以入
道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出入機慮或流
譎詐不可以入道也章句之儒毛萇鄭玄是也
牽合傳會有乖墳典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
管仲晏嬰是也跡存經世心則有假不可以入
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萬世之所宗也我

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倫
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
行也能行之則身可修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
天下可平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今指三尺之
童子而問之則曰我學孔子也求其知孔子之
道者雖班白之人無有也嗚呼上戴天下履地
中涵人一也天不足為高地不足為厚人不足
為小此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
司馬遷以儒與五家並列荀卿謂儒有小大揚

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
學至孔子然後無愧於儒之名也然則儒亦有
異乎白有之位不同也三皇儒而皇五帝儒亦
帝三王儒而王臯陶伊傅周召儒為臣孔子儒
而師其道則未嘗不同也雖然自有生民以來
未有盛於孔子者我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

表式

表明也標也標著事理使之明白二王以前謂
之敷奏秦改為表漢群臣書四品三曰表唐謂

慶四年進士試關內父老迎駕表開元二十六
年西京試擬孔融薦禰衡表則進士之試表舊
矣

有賀

聖節
子孫

用寶
祥瑞

建儲
改元

立后

誕生皇
兵捷之類

有謝

賜宴
除授

御製
陞遷

御書
加恩之類

賜服
會器用

進書

玉牒
寶訓

國史實錄
政要之類

進詩同

進貢

聖節
或代外國貢獻之類

陳請

請御正
殿之類

西山先生曰表章先要識體賀謝進物陳請體

各不同除單題易區處有數事為一題者起聯
須包盡瑣碎工夫尤多大抵以簡潔精緻為先
用事不要深僻造語不要尖新鋪叙不要繁冗
此表之大綱也

起聯 竊以用事 推原 鋪叙形容 末聯

起聯

東觀書林久後漢儀之觀西崑策府載瞻周馭
之臨 東萊賀車駕幸祕書省

侍言虎觀陳三聖之宏規錫宴麟臺講一時之

盛禮周益公謝讀三朝寶訓終篇宴賜

竊以用事

周有采薇之詩因命率以衛中國漢著大風之

詠期得士以守四方 初察謝賜御詩

擁篲迎門漢祖悟櫟陽之敬望樓執轡唐宗羞

與慶之歡王卮唯志於夸毗寶冊不心於授受

奮乎百世在我一時 野處賀加太上尊號

推原

烏本陽精鵲知歲事方聖祚紹隆於火德適天

卷八

時應在於金穰龍溪賀赤

極儒者之榮獨高翰墨之選鼓天下之動莫如

號今之孚矧參基命之承尤峻禁林之望王岐謝

翰林學士承旨

鋪叙形容

鳳生而五色悵丹穴之已遙龍藏乎九淵驚驪

珠之忽得呂吉父謝賜神宗御集

編簡旁羅尚想古文於藏壁金絲迭奏如聆雅

韻於升堂傅景仁講尚書謝宴

用事形容

衣香翫俗先九月以授衣俯陋漢儀因立春而

賜謝賜衣

回翔有煒協周家玉屋之符粹美而真異莊子

彫陵之見龍溪賀赤烏白鵲

末聯

既與在庭之多士同值文興將令就傳之百男

悉從隗始龍溪代嘉王謝及第

寶五典之書而為訓獲舉宏綱舉三宗之事以

戒王願禪末議

西山進三朝帝紀

賀生皇子表

嘉慶孫傳歡欣總集臣歷觀古昔誕受福祥厥配天所以久長乃有子至於千億伏惟 皇帝陛下鳧鷖之雅媚于神祇芣苢之風燕及黎庶弓鞬嗣燕楛之報旄旗仍罷夢之祥無疆惟休永保桑包之固有室大競方觀椒實之繁臣竊汗近司久尸榮祿特荷殊憐之至豈勝竊喜之深

賀平且州表

宮闈嗣慶寰海交欣凡逮戴天惟均擊壤臣聞益斯之言衆子是為王者之詩華封之祝多男亦曰聖人之事恭惟 皇帝陛下紹祖休顯憲天昭明致文武之憂勤成堯舜之仁孝宅師無競莞簟之寢既安傳類有祥弓鞬之祠屢應詒謀方永錫美用光臣託備藩維叨承睿獎不顯亦世家實預於榮懷於萬斯年心敢忘於慶賴

賀平且州表

盜藥竊興神祇共忿果憑屠等悉殄兇徒伏惟
尊號皇帝陛下推仁育物浸澤在人常服儉以
躬行惟足兵而在念至於多損金幣講好戎夷
務休戰爭蓋惜士卒德至深而莫報恩既厚則
生驕敢肆妖狂自干斧鉞脅駭士衆閉守城闕
既違天而逆人宜不攻而自破而況聖神運畧
將相協忠不遺一人咸即大戮悖慢者警而肅
恪昏愚者知有誅夷銷沮姦萌震揚威令臣幸
忝郡寄忻聞德音

賀南郊禮畢表

精明條達神倦願而依懷膏澤川流人歡呼而
蹈厲臣聞吾孝之至莫大於配天議禮而輕不
足以享帝能舉釐事實歸聖時恭惟 皇帝陛
下鴻化已昭康年屢應奔走籩豆有釐正之治
官潔豐采盛有底慎之財賦禮成穀旦恩浹餘
區雖洛誦之休明尚難譬稱豈兒寬之淺訥能
盡揄揚臣夙荷慈憐方櫻衰瘵望九賓之紳笏
獨遠句傳狎百獸於山林猶知率舞

賀立皇后表

續女維莘倪天之妹事關廟社喜溢人神臣聞
三代之興皆有內助二南之化實本人倫維關
睢正始之風具既醉太平之福民有所恃邦其
永昌恭惟 皇帝陛下自誠而明惟睿作聖輯
寧夷夏德既懋於治朝輔順陰陽政蕪修於內
職既膺大慶益廣至仁下逮海隅夫婦無有愁
嘆上符天造日月為之光明受祿無疆與民同
樂

賀元日大朝會表

寶典更端明廷四觀上儀畢舉綿寓均懽恭惟
皇帝陛下道大同於堯天日躋格乎湯聖深仁
普博達孝光通神祇感於治馨祥嘏由乎和致
維歲日月時之首乃朝宗觀遇之先循用舊章
適陳盛禮東臺瑞物冠玉璽之珍符左戶輿圖
增金城之列障樂象成而乃作文稱賀以非虛
多士盈庭四夷在列忻逢千載之運敬上萬年
之觴臣俯迫頽齡久縻外閫不及趨慶闕庭徒

切瞻依旒冕

代高麗王謝賜燕樂表

十行賜札誕彌遼海之邦萬里同文普聽鈞天之樂俯慚虛受中積愧懷伏念臣錫壤三韓襲封四郡環居島服習聞夷韎之聲仰睇雲門實眩咸池之奏方重華之上治躋累洽之閔休監二代以敷文命一變而制樂登歌下管天地同流鼓瑟吹笙君臣相說加賁鹿革之饗輔成魚藻之歡有懷䟽遯之臣亦預分攷之數玉帛

國于舞已格于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遽忘於三月仰止祝將之賜鬱然食侑之光驟此叨居殆無前比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躬持慈寶不冒仁濡通道八蠻坐致遠人之悅同符五帝肇聞古樂之興出大帑之珍藏作朝鮮之榮觀堯雖一變慈惠均敷蕩蕩乎無能名雖莫見宮墻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與聞管籥之音稽首拜嘉周邦來賀臣敢不服膺眷獎謹度遐方仰九門之句傳徒起戴盆之望與百獸而率舞但深傾

藿之心

代宰臣以下賀日有五色雲表

聖主當陽庶衆際千齡之運卿雲抱日清臺占
五色之祥景曜觀瞻歡均率溥竊以仰模乾象
懋建國經君德無私明有同於日照臣職匪懈
勢有類於雲從惟心合而益章則效隆而靡忒
乃如今日允謂昌期如蓋如盤方顯照臨之用
非煙非霧共呈承戴之華諒非此道之默通孰
致彼蒼之昭假稽諸往謀實未前聞曆候躔離

但書於合璧慶符震育徒擬於圓車當知上瑞
之難全必待盛時而畢見是為常道匪曰私親
伏惟皇帝陛下揆道統天膺時御極體離明而
燭物霈霈澤以懷人輝光發秉德又新而無蔽
臣鄰効力職布列而俱宜休矣祥開灼于貺施
臣等假寵惟舊常依日月之光委質荷功偶際
風雲之會誓勤繇薄末介昭明帝袞長瞻固已
傾心於就望官名久正毋庸紀號於青黃
代守臣謝賜御書周易尚書表

宸章帝藻粲如琬琰之傳神畫聖謨較若天人
之備啓函拜賜拭目知榮竊以法始四營莫辯
乎易文兼五典皆聚此書續東魯之章編發先
秦之竹簡意廣大而孰測辭灑噩以莫窺其在
累朝以為古訓顧宣帝立梁丘之學豈革亥茲
之談彼明皇觀洪範之篇徒改陂頗之字未有
留神乙夜探賾前經剛妄論於九師掇微言於
四代寫之縑帙示于薦紳體飛動於龍鸞義昭
回於星斗月將日就彰聖學於祗勤墨妙筆精
謀侯藩之瞻戴懋乃非常之績屬我中興之
恭惟皇帝陛下識際道真行高世表垂衣裳而
致治蓋取乾坤廣視聽以御圖一似堯禹故此
躬行之至見乎心畫之間教兼被於臣鄰賜不
殊於中外秘書深刻已參淳化之孝經方國咸
頌遠陋漢光之手札臣叨分符竹獲覩寶奎八
法難知徒驚端勁道偉之狀一圻所治願布精
微䟽通之風但驚奎壁之輝從天而下莫測龜
龍之視行地無疆

謝除參知政事表

贊貳國鈞參聞廟論謂宜不次之選冀得非常
之材乃以叙遷比之承乏誤恩過被訴讓靡從
伏念臣少迫賤貧偶勤學問儒者博而寡要况
匪多聞文章世之空言豈能適用徒以早遺亨
嘉之會驟蒙獎擢之私叨言語侍從之流逮今
踰紀玷出納樞機之任初乏可稱幸先彈理之
未加每欲逡巡而忍去敢期睿眷俾與政機優
以寵章進其爵秩望非意及榮與憂并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堯德聰明禹躬勤儉博求俊乂
以濟治康謂臣既樸且愚必能循於忠謹雖庸
而懦尚可策其疲駑猥以備員遂茲冒寵敢不
益堅素守自勉匪強惟殫犬馬之勞上答乾坤
之造

薛左丞謝除門下侍郎表

父參帷幄方俟黜幽進貳機衡遽叨圖舊莫寢
已成之命唯深非據之憂席寵過隆撫躬何幸
中謝伏念臣粵從孤遠遭值聖明少誦師言每

信書而違俗晚陪國論更充位以妨賢蒙淵鑒
之誤知保孤衷而平進肆竭股肱之力何施毫
髮之功豈伊白首之衰蹤堪此黃扉之重任雖
緣人之實玷詔除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
粹精聰明齊聖疏通萬物之理灼見群臣之心
猥憐樸學之無他擢處周行之至要第崇資顯
秩當收有用之材方治世昌辰尤急可觀之效
誓勤鞭策力振綱維與多士以同寅上承休德
殞百身而圖報敢愛餘生

謝除權吏部尚書表

充負瑣闥自顧罔功撮長銓曹忽蒙誤寵仰皇
慈之至渥揣微分以何堪竊以選部持衡夙號
六卿之長文昌聽履實為八座之聯非素推公
方不足以杞吏奸非妙有德望不足以厭輿論
雖黃織之下無參異同而摺紳之流鮮不關係
宜求精敏之彥以當要劇之司伏念臣才不逮
人學徒泥古一為支郡三入脩門久侍上皇愧
愚衷之無補親逢嗣聖荷褒擢之有加代言非

陸贄之工批救謝李藩之器俯狗芻蕘之論屢
寬斧鉞之誅去省眼者五年遂躡登於冢宰離
班心者一載遽首列於從臣禁林兼內制之文
史館涉信書之筆滿盈已甚控避莫回頒御府
之襲衣益之鞶帶駕天閑之良馬覆以雕鞍但
喜悅親之私敢云稽古之效茲蓋伏遇 皇帝
陛下多能天縱盛德日新蒐舉異才踵登持橐
之選優容棄物獨負改竿之慙宜黜而選以榮
為懼臣敢不深思僥冒勉竭疲庸為山公啓事
之書知非所及守崔亮停年之格何足言勞尚
幾典選之平少助官人之道

謝轉吏部侍郎表

驟膺渙渥備瀝愚誠雖至辭窮罔避煩言之為
黷重乎今出莫回成命於已行祗受以還驚惶
失節臣某伏念臣學未通於原本材不足以經
綸但知守拙以為忠每務師心而自信徒以遭
逢先帝拔白眾人久參侍從之聯遂玷機衡之
職而屬大橫啓兆嗣統膺期方為政之清明思

百度之修理內量譴薄實憂以聖而責愚矧迫
衰殘方念乞身而告病不謂皇慈曲被寵數屢
加當覃大慶之初已無功而冒賞曾未踰年之
久復進秩以叨榮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政
惟新用人務廣謂才難於求施思悅使以忘勞
憫其勤劬錫以優洽雖恩踰於望表亦寵與其
憂并誓殫犬馬之微少答乾坤之造

謝除戶部侍郎表

掖垣清閤奉鈔繫以媿安民部劇煩以金穀而
為職事非素學命不獲辭伏念臣起於南裔曾
未再朞擢在近班訖無少補開口論事適宸心
延納之初引筆代言非書命縱橫之際竊祿而
已何功足云計日以言時亦未幾方自憂於汰
去豈復意於超升此蓋伏遇陛下仁聖無為靜
深照物坐閱工師之衆灼知情偽之端察臣朴
愚憐臣孤遠才雖未能以應務性則不喜於為
邪試之劇曹冀其來效然臣觀當今右部之政
正值昔日新法之餘召募憂於錢荒差繇患於

戶少事既難辦法當通方尚賴聖筭之明稍寬民力之億臣之踈拙徒自勉強苟少緩於瘡痍亦圖報之萬一

謝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表

宗伯綴文昌之坐已高曳履之班翰林依華蓋之星尚玷續綸之直當聖主謹持於公器獨愚臣常愧於私人臣竊考自古豪英之才旋觀當今文學之士或抑厭草莽之下或陸沉州縣之中瞻城南尺五之天致身無路想玉階方寸之

地通籍幾人况乎出入禁嚴周旋侍從論思獻納日邇清光衣被服成歲叨徽數向匪負一時之望安能符衆論之公如臣者學不足以知方才不足以應務家壁四立甘為窮陋之民君門九重敢起躋攀之念而自親逢聖作首奉詔除簡知特厚於衆臣獎擢徧更於華貫官益崇而效寡祿愈富而報微左降固宜右遷何有忽拜便蕃之命疊加優異之恩帥屬春官光貳卿之舊次摛文禁苑忝四命之新榮煥寶帶以章身

飾繡鞵而驚駿正使實兼數器尚虞稱塞之難
矧伊初乏寸長何意超踰之甚周章就列俯仰
懷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叶舜華志恢禹迹
明明在下雖洞照於群情浩浩其天每包函於
萬類寧稍捐於爵秩恐或棄於非封遂致凡才
亦躋顯仕臣敢不悉其思慮稱是寵褒號令文
章期助漢家之制討論潤色勉希鄰國之賢荷
道素殫豈醜洪造

謝除禮部侍郎表

掌祕府之圖書久玷英游之列奉甘泉之筆橐
驟汗法從之班恩厚踰涯感深刺骨中謝臣聞
知人繇乎堯哲分職著於周官明三德以有家
所以撫五振而疑庶績佐六卿而率屬所以倡
九牧而阜兆民何畏巧言其惟吉士如臣者以
一介甚踈之跡荷兩朝特達之知槐市蓬山早
塵華選烏臺鸞掖浸陟要班洎中返於江湖亦
旋歸於觀闕踰年于此片善莫聞心踈踏以不
安顏忸怩而罔措所期顯黜乃誤殊遷惟宗伯

古之清曹惟貳卿今之膺仕禮樂自天子出雖
上稟於聖謨籙豆則有司存當俯求於故實夫
何鄙朴而許構承夙夜直哉惟清莫遂夔龍之
選文章煥焉可述更慙乘馬之工茲蓋伏遇皇
帝陛下冠古聰明御圖勤儉辯臣鄰之邪正昭
示抑揚閱風俗之墮偷力加勸沮知臣雖無可
用之實察臣粗有不欺之愚特假寵榮俾陪亞
旅臣敢不益堅素守更厲丹心效守職之小忠
詎塞論思之責竭事君之大節或酬覆燾之仁

謝除禮部侍郎兼直院兼侍讀表

龍飛九五幸逢真主之興驛召再三俾造邇臣
之列職親地遠恩鉅人微臣竊惟國勢之重輕
率視人材之聚散王多吉士則若鳴鳳之集梧
桐朝有直臣則若猛獸之衛藜藿和聲聞而妖
聲自息正氣勝而邪氣罔干是以元祐首年盡
起諸老隆興初政畢萃群賢正途既開治象可
卜於赫威導肅典先猷宜得白首耆艾之英以
重清時獻納之選伏念臣學雖志道材弗侷人

忝乙第於慶元臨軒之初綴三館於嘉定改絃
之始齎犀文直曾徵華國之文螭陛屢前徒抱
愛君之志越從予節游易守藩尚期宣室之席
前忽痛鼎湖之弓墮義輪東出方薄海之仰瞻
漢札西來先時髦而收召身未登於詞掖班已
躡於儀曹金華玉堂假儒臣之榮寵蘭臺石室
窺太史之秘藏自惟何人叨此殊獎茲蓋忝遇
皇帝陛下德全純懿學務緝熙念皇天后土之
監臨居懷兢畏察君子小人之消長實非興衰
效孟軻之敬

謝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表

通班內閣已塵次對之華列屬中臺復冒亞卿
之寵申命鑿坡之直增光禁路之游稽首拜嘉
省躬知愧臣竊以司戎任重視草才難自非文
武之兼資曷副國家之遴簡歷考貞元而後惟

陸贄衛次公之並充載稽南渡以來有汪藻蔡宗禮之故事如臣末學難企前修徒夙幸於遭逢獲徧儀於清要愚蠢倥侗之性每辱照知荒唐翫馘之詞數蒙嘉獎首尾纒經於五載攝承兩贊於七兵未嘗明久假之心矧敢覬為真之命橫黃金之帶驟拜新榮上白玉之堂便仍舊貫大恩所被小已奚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時行緝熙日就運堯帝之德而奄有四海於懋乃聖乃神之功立周王之政而灼見俊心

帝伯常任之選執公儒絃叨此詔除况資
聖之所長尤匪疲駑之可稱臣敢不竭其忠蓋
濟以靖共體元豐肇正於官名願效論思之實
念開寶初增於禁直勉圖潤色之工萬分可酬
九殞何憚

謝除兵部侍郎表

東省瘵官方析病免中臺分職乃誤優遷資逢
世以非宜寵逾涯而益懼伏念臣江湖遐裔章
句小儒材不過庸樞及下中之品

知左右之原偶陪多士之遊幸備公朝之選備
誇清貫遂綴邇聯旋遭值於干戈復奉承於羈
勒才因事見初無橫草之功裁與衰期乃有負
薪之疾屢投誠於魏闕將歸卧於漳濱猥蒙內
史之書俾貳文昌之秩戎昭所繫儒絃奚堪茲
蓋伏過皇帝陛下睿智有臨憂勤無逸光復祖
宗之舊既已配天蕪收文武之長未嘗愒日惟
臣瑣質負國明恩竭股肱之力而徒有此心璧
腹背之毛而何裨於用耗糜廩食羞愧神明不
辭勉效於秋毫顧恐溢先於朝露周六典治凡
之職雖幸叨居漢九卿賜告之恩終期得請

謝刑部尚書表

職清書殿寔為儒者之榮望峻天臺仍忝刑官
之重內循謏薄仰玷光華臣其伏念臣質稟迂
愚粗知業履因時幸會遂竊寵榮無拾遺補闕
之勤常陪法從非大冊高文之手久廁翰林晚
綴宰寮俾聞國論荷三朝之眷遇每察懦衷幸
四海之清平得容尸祿居滿盈而不戒積災釁

以自貽屬聖統之嗣興赫皇明而繼照誣言詰
服已大釋於群疑危跡保全俾不虧於素守犬
馬盡思於報效桑榆柰迫於衰遲屢責悃私上
干聰睿遂蒙開允俾解繁機然而晚節餘生本
期避寵清資顯秩益更貪榮被優渥之非常但
凌兢而失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御極涵
育推仁閔孤拙之勢危無容自立謂疲駑之力
竭難責遠圖曲軫至慈俯從誠請仍憐舊物特
示殊恩顧非木石之頑宜識乾坤之造岷然素

領雖難強於筋骸皎若丹心尤有期於塵露

尚書省謝車駕臨幸表

天臺肇建具崇喉舌之司帝車下臨增重陛廉
之寄非常之舉視古無倫恭惟皇帝陛下天縱
多能日新盛德剷除衆弊裁制萬微考先王之
董治官立尚書以政為本紀綱條理見微旨於
新書初作規模別牧司於著位蓋慮之積年而
成於茲日聞諸前世而驗於方今忽紆清蹕之
傳采聳鴻都之觀且北辰居極外環象斗之宮

而黃道所經旁及積星之位瞻威顏於咫尺被
法語之丁寧敕以在公退而交微分曹帥屬燦
然周典之文望輦拜恩陋彼漢郎之嘆矧復宗
藩旅進禁從相趨凡獲侍於宸遊皆預窺於聖
作歡聲載溢慶榮遇於一時信史備書流美談
於萬世臣等叨膺重任久負明恩願懷備位之
慙第劇逢辰之幸敢忘策勵期稱寵臨

謝樞密副使表

右樞虛府充位宜求於雋賢多士盈庭誤選乃

先於庸妄既半辭之靡獲徒以寵而為憂臣某
伏念臣少本賤愚初無志慮為小人之事力不
勝於負新程有司之文學止期於干祿過被仁
恩之樂育早從英俊之並遊遂叨侍從之流久
玷論思之地方時求治殆無補於分毫顧質早
衰况漸凋於齒髮但思藏縮敢望甄陞矧惟贊
萬事之機必也極一時之選豈容濫得猥以備
負當命令之始行方惶惑以失措而睿恩至渥
召旨甚嚴莫諧懇避之誠徒負貪榮之愧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廓天地之量垂日月之光憐樸
直之無他謂疲駕之可勉俾承官之以效拙勤
臣敢不奮勵無能之資感激難遇之會職思以
位庶免於曠官謀不以身少期於報國

謝宣召入翰林表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朝廷之故
事縉紳竦歎以為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
堪此竊以文章之任自古非輕待遇寵榮至有
私人之目詢謀獻納固加內相之名恩既異於

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器非宏遠識匪該明
學不通古今之宜才不適方負之用久叨塵於
侍從曾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
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落者十年天日再
瞻於雙闕進退之際已蕭颯於霜毛慰勞有加
賜憫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
早衰心敢萌於希進加以羈危之迹仇嫉交攻
進退動繫於群言議論多煩於睿聽雖覆載之
造每賜保全而孤蹇偷安常思引去敢謂伏蒙

皇帝陛下俯憐舊物曲軫宸慈因向者之闕負
裨備官而承乏之臣敢不勉尋舊學益勵前修感
遺簪未弃之仁竭駑馬已疲之力庶申薄效少
答鴻恩

翰林承旨謝表

使星下燭生蓬華之光華天澤旁流及桑榆之
枯槁國有用儒之盛士知稽古之榮伏以翰墨
之林號稱內相文章之外不取他才至於用人
可以觀政文武並用或成頗牧之功邪正雜居
至有佞文之患惟貴且近故難其人而况金鑿
玉堂親被絲綸之密北扉東閣獨稱年德之高
必有異人以齊衆口而臣本緣衰病幽守江湖
以一方凋弊之餘當二年水潦之厄戴星而治
僅免流亡及召而還恍於夢寐交親迎勞井邑
聚觀驚華髮之半空笑丹心之未報宜投閑散
以養衰殘豈期過探於虛名復使榮加於舊物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如乾健明配日中既祖
述於堯仁復躬行於舜孝才難之嘆人誦斯言

緣先帝之德音收孤臣於散地言雖直而無罪
身愈遠而益親委曲保全始終錄用敢不更磨
朽鈍少補消埃難得者時未有捐軀之會勿欺
而犯誓無患失之心

代中書舍人謝除翰林學士表

鳳掖演綸久俟黜幽之典鑿坡裁詔誤叨瀑直
之榮拜命周章捫心愧汗伏以禹謨舜典周誥
商盤德意具孚雖本帝王之惻怛訓詞播告亦
須臣下之討論惟坦然明白於一心故粲若流

傳於萬世矧惟聖代丕振文風承明著作之庭
畢來俊彥金馬玉堂之士尤待選掄宜得名儒
專承內命如臣者斷無他技頗有至愚粗知前
事之可鄙每歎小才之難強螢牕夜學燭莫望
於金蓮蓬戶日居班豈知於玉笋奮身一第糊
口四方叨逢盛世之夢求獲與群賢而並駑驟
離輿業服在高華潤色非畏悵已窮於薄技論
思莫效居有負於厚恩切幸保全敢希進擢豈
謂忽從四戶躡賞北門以荒蕪之學而備碩問

於禁林以散骸之文而助發揮於睿藻寵雖至
矣懼亦隨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以日躋智
由天錫垂拱視民之阜始終典學之脩孔子多
能集大成而自得高皇善任屈群策以無遺遂
致采葑俯令視草敢不告謀猷于后以聖王為
師聽漢詔於山東少補中興之治布堯言於天
下庶無內相之慙

謝侍講兼修國史表

七閩去朝久隔鈞天之夢一朝得覲重趨丹地
之班仰戴鴻私俯慙駑鈍伏念臣本無能兼之
鮮積禁路持荷蚤占榮於清貫大州剖竹旋待
罪於輔藩茂報毫分悵違顏咫尺敢謂壘封之收
召趣前宣席之對揚祿以貞祠還其故步勸漢
殿光祿之講安用腐儒慕周官石室之文復為
太史拜訓辭之甚厚知符任之益專自顧蠢愚
將何答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齊堯舜仁奉
祖宗下建武之詔書正爾恢張於治具數貞元
之朝士獨憐流落之孤蹤肆垂齒錄之恩俾卒

汗青之業臣敢不旁搜遠紹廣記備言竊闕聖
學之光明謹次舊聞之放失抱遺經而究終始
詎殫佔畢之勤藏名山而副京師實有遭逢之
幸

蘄州謝上表

三諫則逃敢隨大節一麾出守誠自寬恩舉族
均榮畢身知愧伏念臣鷲冥所賦忠朴是存篤
於愛君惟知盡道同議稱親之禮屢形繼統之
言豈期佐佑之臣首遺經義遂啓異同之論上

感宸聰暨頒慈壽之手書仍用定陶之故事朋
姦之衆蓋希宏博之要榮致主之謀不恥哀栢
之亂制業雖已具理有未安臣忝備憲司正當
言責既不能排斥邪佞將何以振肅紀綱心匪
石以徒堅力迴天而莫得容身隨職公議何逃
拒詔去官萬死寧贖而賴陛下至明委照全度
兼容屬當求治之初務廣納忠之益言雖忤旨
察其所嚮之誠罪不主名施以惟輕之典授符
淮甸畫壤江壩魚稻之饒寔惟紓緩民社之重

獲展勤勞夫幸叢來國恩彌渥退思補過愈精
夙夜之虔知無不為更勵始終之節仰酬洪造
誓竭顛愚

南京留守謝上表

守宮鑰之謹嚴敢忘夙夜布政條之纖悉上副
憂勤寄任非堪兢榮並集伏念臣賦財庸薄稟
數竒屯毀譽交興兩嘗過實寵榮踰分動輒招
由念報效之未伸敢不竭忠而盡瘁困風波之
可畏則思遠去以深藏迨此六年外更三守學

偷安而杜口負素志以媿心朽質易衰已凋零
於齒髮良時難得尚希慕於功名豈謂皇慈未
捐舊物擢從支郡委以名都惟此別京舊當孔
道簿領少勤於職事厨傳取悅於路人苟循俗
吏之所為雖能免過非有古人之大節未足報
君

謝衣襖表

冬籥乘辰裘官著令疾馳使驛臨撫塞屯並頒
齊筭之良均挾吳縣之煖被躬且吉束帶有華

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至德誕敷深仁普愛念官
師所以卒歲恐天下有受其寒据泰軫窮當舒
慮慘况淒其戒序必測然動心特以濱寒沍嚴
持兵較露句傳温詔緘褚紋袍爛然晝鮮照若
春至矧部校什長賜各有差僻壘窮鄣悅而忘
苦振裾交扑聯轡相趨和氣暢肢顧折膠而何
畏大恩壓已憂稱服以為難有可仰酬不知輕
殞

謝換龍閣表

傳直復門徒恩層閣本緣親而自乞蒙引籍以
對除揆寵蕪常無顏容愧竊惟先聖有作叢措
實與鬱律辰居之嚴裝積霧圖之廣踵華創職
稱是取材肇允榮塗何嘗輕授伏念臣識局用
淺術學膚孱入參玉堂間陪講殿徒以朴忠無
飾孤耿自將謝澁澁於涇清守嚶嚶於兩晦賴
天燾煦曠日保全適以臣兄庠召自外藩復參
大政理所宜避地不處熈稽首請間素言叙懇
丐上還於禁籍得專侍於經帷伏蒙尊號皇帝

陛下見謂由衷特從換秩罷茲要近處以清閑
拂此擬之塵容廢壇廟之寶宇伏况臣出入三
歲便番五遷四叨學士之名罕見從官之比雖
素領焦禿病幹庭癯器極斗筲之容利止鈔刀
之割尚當勉懦為立續短裨長儻有補於涓銖
失不忘於隕路

謝知制誥表

高華之選欲報嘗艱固陋之身以榮為懼切以
自古招智能之士固使為侍從之臣豈特賴其

虛名謂能華國蓋將收其實用相與致君矧號
令文章之為難而討論潤色之所寄苟失職不
稱則為時起羞伏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撫
久安之運趨時有救弊之急守器有持盈之難
當得俊良使陪遺忘則典司明命出入禁門一
有疎官尤為累上臣羈單賤士鄙朴常人仕初
有志於養親學遂不專於為己比更煩使稍竊
謬恩內懷尸祿之慙仰肩食功之意又蒙採擢
以至超踰蓋君之視臣不使同犬馬之賤則下

之報上亦欲致岡陵之崇况臣少習藝文粗知名教遭逢一旦度越眾人唯當盡節於明時豈敢止懷於私計

謝賜生日禮物生餽表

詔函俯暨臺饋申頒絕衡弼之異恩動里閭之殊觀伏念臣所懷蹇淺自奮羸單方少而孤每感劬勞之日其生也幸得遭熙盛之朝遂以區區投老之身而處赫赫具瞻之地與圖邦政固無經遠之謀式燕私門更誤養賢之禮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寵綏近辟不冒庶工謂君臣同體則憂樂宜均而上下相求則報施為重幣增實匪寵已厚於解衣餼粟盈庭愧有加於浮食敢不內竭朴愚之守上酬獎頌之深

謝賜生日禮物表

聖言如綉有溫厚於芝函邦錫自天發光華於節室榮踰素望媿溢常涯伏念臣以固陋之資被睿神之眷迺預塵於政路復冠列於台司歲月崢嶸而屢更精力勤勞而莫補速譏諛於眾

口愧功烈於前人逮茲苟寤安有橫冀載及桑
蓬之序方深帖屺之思念莫報於劬勞敢養承
於恩禮良金燭乘嚴寶勒於天駒藻帛絢文雜
華章於笥服豈繫蕃庶併及衰遲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敦舜孝以儀民軫堯仁而冒物特厚柄
臣之遇過頒御府之珍交乎曲記於賤生博愛
乃容於濫賜拜漢庭之寵雖慙稽古之工報周
雅之章願上如岡之壽

謝元豐元年曆日表

一遠闕庭十移星曆顧彫零於齒髮無報
毫分伏惟皇帝陛下叙大禹之九疇齊有虞
七政陰陽寒暑罔不若時草木昆蟲舉皆遂性
循用頒正之典寵詔分土之官臣幸備守藩預
聞告朔去親方遠已驚歲月之新許國雖堅更
嘆功名之晚惟體在民之意庶禔及物之仁

代謝進和御詩獎御表

參羣篇而奏御賡載非工被優詔之發中褒嘉
甚渥惕然拜君父之賜藏以為子孫之榮伏以

書曰帝庸作歌所以極道明良之意雅云臣能
歸美所以上酬福祿之辭惟千載一時之逢踰
三王二帝之際乘太平之多暇講稀闕之盛游
歷寶宇以披祖宗相受之文御飛帚以縱神聖
有餘之學以至置酒別殿賦詩中宸于時從聯
咸續睿唱如臣者有朴愚而植性無文采以表
身自陪風憲之要司都廢惟言之舊學妄挾鄙
思綴成斐章大樂在前發哇聲而接響太陽臨
下銜燭火以交光既黷逖旒若臨深谷敢謂兼

容之度例行過獎之辭游聖門者謂之難言知
繼堯文之後踰華衮者重夫褒字矧蒙漢訓之
加夫何孤臣切此厚幸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
下齊德乾覆育材士倫善雖小而弗遺力或矜
其不逮誓竭講劇之效庶酬假勗之仁

代謝再任表

惘惘索陳從欲許還於新節衰疲自力竭能勉
撫於舊封委寄逾隆顛濟自懼伏念臣本緣一
介之曲學力被三朝之誤知自解率鈞繼紆守

紱早年遇事風霜不計於殘軀晚歲纏病藥餌
乃同於常膳比引揣躬之分數裁辭劇之章力
丐間州少安病質而恩生望外事與願違俄更
西雍之師旄仍付北門之留鑰所以極陳去就
仰黷聰明幸寵利非事君之宜必冀寢加恩之
命策疲駑雖老臣可疆敢不拜再任之休訖奉
俞音兩諧愚懇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胃
盛德海函器使庶工愛徧舊物雖俊傑甚衆並
試有為之時而疋瘁之餘惜投無用之地敢不

勤宣條教兼附兵民備清整之未填尚乾坤之
可報

謝賜曆日表

歲頌正朔蓋春秋統始之經郡賜璽書亦漢家
寬大之詔實為令典豈是空文伏以聖歲者生
民之至情畏天者人君之大戒所以常言報應
而不言時數每奏水旱而不奏嘉祥上有銷復
之心下有變調之道困資共理同底純熙恭惟
皇帝陛下祗敬三靈憂勤萬字為仁百世自然

天下之歸教民七年豈無善人之效臣敢不仰
遵堯典寅奉夏時謹隄防溝洫之修行勞來安
定之政庶殫綿力少助至仁

進兩制三館牡丹歌詩狀

臣准傳宣劄子奉聖旨令兩制三館賦後死諸
殿亭牡丹歌詩者化合天人祥開卉木協風靈
雨散為膏壤之滋共帶并柯布在密青之圃畫
品難形於卓異瑞圖不盡於芳妍乃詔儒臣各
摘華藻匪太平之特盛豈榮遇之及茲昔者慶

歲膺期有阜陶之賡載周宣繼業聞吉甫之誦
章蓋默助於謨猷不專工於辭翰迨于漢室尤
好藝文別館離宮多命從臣之制作倡優鄭衛
已無前古之箴規中葉以還其風未泯永平神
雀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
考第於三等並垂編簡式著熙隆洪惟聖運之
會昌可繼重華之輝耀然於衆制未復前修思
諷諭者隱其誠而靡宣局聲律者艷其言而罕
實不足以上裨睿覽下達民情效明良起喜之

音績雅頌清徵之範姑用登高而能賦庶幾搏
弈之猶賢罔叶精求豈任多愧臣首當庸濫實
玷恩華興寤以思覲惶無極其兩制并侍講學
龍圖閣待制自章得象已下十三人三館祕閣
自康孝基已下二十七人歌詩共一百四十首
謹隨狀進以聞

進修南郊式表

郊丘事重筆削才難猥以微能叨承遴選蓋聞
孝以配天為大聖以享帝為能越我有年之休

明因時五代之流弊前期戒具人輒為之騷然
臨祭視成事或幾乎率爾蓋已行之品式曾莫
紀於官司故國家講燎禋之上儀而臣等承撰
次之明詔迨茲彌歲僅乃終篇猶因用於故常
特刪除其紛冗恭惟皇帝陛下體聖神之質志
文武之功嘉與俊髦靈承穹昊物方苞茂以薦
信而無慙人具昭明知因陋之為恥固將制禮
作樂以復周唐之舊豈終循誦習傳而守秦漢
之餘則斯書也譬大輅之推輪與明堂之營室

推本知變實有考於將來隨時施宜亦不為乎
無補

進仙源類譜表

天發慶源衍皇支於有永國嚴大典章烈祖於
無疆令曰載燭上儀交舉竊以建邦啓土胄本
出於神明扶世導民德實參於化育厚裔苗之
憑藉培曆運之靈長炎宗肇興上通元造昭陵
在御專以至仍垂光覃被於雲來流澤涵濡於
億兆厥開真主並緝曠文譜增屬籍之華牒冠

史臣之錄登揮昌緒見小宗大宗之蕃中載宏
綱示特書屢書之重源係綜貫典冊崇成繇宣
祖以來盛星羅於霄極若明道而後實曰靖於
洪圖振振信厚之風皞皞泰和之治銀潢覬漾
玉版闕嚴千八百國之封先乎異姓五三六君
之籍光也同符懿鑠龐洪函生閭懌恭惟陛下
隆恩睦族駿惠紹基帝系繇延鑒枝葉本根之
輔皇獻渾灝思規摹架燧之薄式是不彛對于
華旦臣等參懸庭案親覩邦祺垂統聿傳陋柳

芳永泰之譜休聲遠繼賡石介慶曆之詩

代進三朝國史表

三后在天軼洪猷於今古百王冠德紀茂實於
典謨爰勤信書上干乙覽中賀臣切以炎宋開
萬年之祚裕陵發六葉之祥丕顯哲宗於皇徽
祖淵神心之相授煒聖烈之增光載續武功疊
西羗湟鄯之績稱秩元祀踵原廟丘澤之規紛
綸圖謀之符璀璨梯航之貢輯衆髦而建學嗣
養化源憲六典以訓官世嚴朝著前揖商王之

編例卑唐帝之規運啓中興統承丕緒南陽真
命建武之元號重開東觀抽書太初之後闕不
録博延新學論次舊聞建繼照以龍飛甫終篇
於麟獲視諸故府配五聖金匱之藏副在有司
為千載石渠之鎮於斯為盛莫之與齊恭惟尊
號孝通神明誠贊化育有典有則仰思祖武之
繩記動記言下叶孫謀之燕播諸琬琰炳若丹
青臣職總編摩功慙潤色莫測乾坤之蘊第輸
鉛槧之勤述羲農黃帝之書既垂成式由堯舜

文王之道願軫宸衷

進元史表

伏以紀一代以為書史法相沿於遠固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監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漠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而為食擅雄長於一隅逮至成吉思之時大會幹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既近取於乃蠻復遠攻於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

太宗繼之而金源為墟世祖承之而宋錄遂訖立經陳紀用夏變夷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願治之君唯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遺自茲已降聿號隆平豐亨豫大之言鼓倡於天曆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致于至正之朝嬖倖蠱惑於中權姦蒙蔽於外漢網祗因於疏闊周綱遽見於陵遲風憲皆為不捕之貓將士盡成反噬之犬由是群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徒沸於重溟海岳竟歸於真主

中謝欽惟

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

萬世之不圖紹百王之正統大明出而燭火息
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徵鴻音斯播載念盛
衰之故即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既亡而名亦隨
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
求論議之公文詞勿至於艱深事迹務令於明
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此皆天
語之丁寧愈見聖心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
臣宋濂待制臣王偉分科修纂故上自太祖下

迄寧宗靡不網羅嚴加搜采恐玩時而愒日每
繼咎以焚膏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一朝之
史況往牒舛訛之已甚而它書參考之無憑雖
竭忠勤難逃踈漏若自元統以後則其載籍無
存已遣使以旁求俟續編而上進愧其才識之
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殊無寸補臣
忝司鈞軸幸覩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
摩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
仰塵乙夜之覽期作千秋之鑑所撰隨表上進

以聞

漳州進珠表

臣聞皇猷允塞天乃效祥聖德升聞地不藏寶
前件珠得非蛇口產異蚌胎有感必通生自煙
潭之內無脛而至忽居寶肆之中熒煌外散於
月華皎潔內含於星彩此蓋 皇帝陛下齋莊
奉道清淨化民體乾極以握符致坤靈而薦瑞
遐稽信史迥殊照乘之光洞究祥經弗類涓川
之色臣握蘭郎署剖竹侯封幸逢江海之珍難
藏外郡願繼梯航之貢干黷內廷臣無任

藝齋下卷終

書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六

書

卷

六

